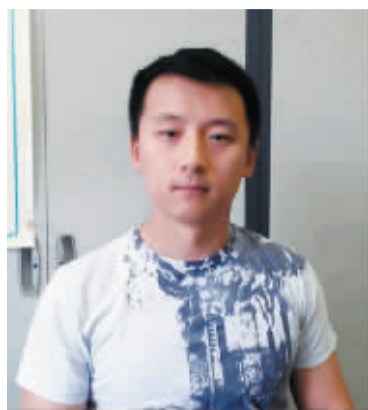




# 有刚当选哈佛大学最年轻华人正教授 也有早早选择出家遁入空门 昔日天才神童今何在 还原真实的“少年班”



尹希

中科大少年班出身的尹希以31岁的年纪在上月初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华人正教授后，沉寂数年的少年班再次回到公众眼前。

关于少年班的最后一次大讨论，是在2008年。当时，南方周末《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讲述昔日“第一神童”进入少年班后，“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最终遁入空门。

一时不少观点认为，少年班已成“黑洞”，令部分“神童”泯然众生。

真实的少年班，是否是急功近利的试验场？近日，澎湃新闻走访数名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



李巨

## “少年班”名人辈出

1978年，21名15岁左右的早慧少年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时间，少年班名动天下。

中科大少年班堪称中国学术精英的黄埔军校。从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庄小威，9月跟随习近平访美的百度总裁张亚勤，到打破了华人年龄纪录晋升的哈佛教授尹希……目前，超过70%少年班校友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

如今，37岁的中科大少年班已从单独的班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院，办学理念也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转向培养“能引领中国发展的创新性人才”。

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负责人刘志峰自称是全世界最了解少年班的人之一。1995年，他以江西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教改试点班（也称“00班”），共同接受少年班的教育。“这样有利于互相借鉴。年龄大的孩子自制力好、基础也扎实，年龄小的特别聪明、有灵气。”

他的学长李巨也成长于混编班。回想当年，他说：“30名少年班同学跟30名大三岁的00班同学混住在一起，一起上课。总体来说，相当友爱，气氛融洽。我中高级计算机的编程技巧基本都是从同学那里学到的”。

李巨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正教授、核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兼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他说，少年班的学习节奏可谓相当紧张，可当时他不觉得，“也许是因为除学习没有别的想法和压力”。

大学四年，李巨收获了异常扎实的基础理科教育。“少年班对我科研事业成长有极大的帮助，总体来说应不逊于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项目。”李巨说。

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期间，他自愿修习了36门研究生课，这是该校核工系博士学分要求的4倍，涵盖了7个理工系，并且，李巨的成绩单没有B——36课全A。“天赋和勤奋之外，还需要好的运气。”李巨觉得自己运气不赖。



陈天石

## 按部就班对他们有时是种摧残

让李巨至今难忘的却是同班“一号学霸”狄雨的一则轶事：“室友狄雨记忆力超好，过目不忘。有次中考，狄雨回寝室后大哭。问之，曰考砸了。不饮不食。相劝良久。后发卷，狄雨仍考全班第一。我等无语。”

狄雨确实也不寻常，读书拿学位如砍瓜切菜。2014年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念完他的学位竟花了差不多一分钟。

刘志峰也提到了狄雨：“少年班确实出了很多奇人，我们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方面，2003级少年班的胡磊万城和2001级的陈天石同

样深有感触。胡磊万城记得，同学彼此间的特质差异很大，颇有一些“奇人异士”。而陈天石还一度产生过自卑情绪，“一开始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笨了，再后来发现同学里有的记忆力特别好，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强，有的反应迅速，自己也没有那么差，各有所长而已，也就释然了”。

“这社会上一定有一部分人的智力、体力是普通人赶不上的。”因此，刘志峰认为，讨论少年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碰到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一定要上完高中三年，反复温习，其实是种摧残。”



胡磊万城

## 被效仿却难以被超越

胡磊万城是玩蟹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当初报考中科大少年班，吸引他的是两点：入学一年后自由选择专业；不用再上高三。少年班四年时光里，胡磊万城多次被震撼“三观”。

2004年的一天，系里安排一位少年班的师兄给新生做讲座。“这是第一场不以学术开头的讲座。其中有一段，讲到人生有三大简单易得但极为愉悦的享受：‘书、食物、床’。师兄对第三样享受阐述颇多，应该是我之前、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公开听过的对性和人生关系的讨论。”那时候胡磊万城刚16岁，因而印象尤深。

外界对少年班总好奇，也有诸多误解。刘志峰说，多年来，真正的少年班从未扩容。自科大少年班开办以来，少年班模式一度被众校效仿，到现在，仍坚持开办的却寥寥无几。

“中科大少年班多年下来做了很多工作和积累了很多经验。为少年班配备的师长，有相当比重的泰斗，年轻的老师也

都是一时之选。”胡磊万城说。

中科大少年班从一开始施行了“通识教育”，学生先不分学院和专业，打下扎实的数理基础，之后才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学科平台，是中国内地历史上的头一次。

“没有比这更互补、更亲密的学科交叉式的同学互动关系了。”刘志峰感慨，与他同屋的有学计算机、统计，也有学生物、物理的，时常交流，使得他们大大拓宽了视野。“现在，我同学里有牛津的物理系教授、清华的化学系教授，多伦多的地质学教授，我有任何问题都能找他们。”

连刘志峰的毕业论文也是得益于此。在加拿大读计算机时，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以计算机来研究蛋白质结构，“我的导师只懂计算机，对蛋白质结构其实是不太懂的，后来是依靠当年住在隔壁研究生命科学的同学，他能解答所有生物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成为了我论文生物领域的导师。”

“碰到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一定要上完高中三年，反复温习，其实是种摧残。”

——曾经的江西省高考状元、在中科大与少年班混读的刘志峰

“少年班对我科研事业成长有极大的帮助，总体来说应不逊于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终身正教授李巨

## 现在给出定论还为时尚早

跟任何一个班级一样，也有学生无法适应少年班模式的个例。2013年，两起“神童退学事件”相继曝光，17岁考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硕博连读的魏永康，19岁时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的研究模式被退学；14岁考入沈阳工业大学的王思涵，因为多门成绩零分，也被学校“责令退学”。

对于少年班模式的争议时有发生。2005年，南方周末一篇《追寻昔日神童》的报道引起社会哗然。该文报道了少年班学生宁铂出家的故事。3年后，南方周末又在《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一文中称，这个少年的出场及其中年时的谢幕都饱含戏剧性，符合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符合他们对神化和传奇的永不满足的需求。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共同参与了神话的缔造和后来的“伤仲永”。

然而，刘志峰说，宁铂在佛法上的造诣颇深，同样获得了周围人的钦佩。还俗之后，宁铂在学校教学量子力学课、中医

课，佛学课。“好的大学一定不会缺少疯子和神经病。我对早期少年班的学生是怀有敬意的，因为他们是改革的先烈。他们曾激起一代人尊重知识的观念，社会和公众为何不能多给予宽容和祝福呢？”

从少年班毕业的尹希以31岁的年纪晋升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打破了华人纪录。消息传来，给同学圈带来了喜庆和振奋。

有人问，除了那些功成名就的名字以外，少年班毕业的其他人如今过得如何？

刘志峰说，少年班不是有人想象的以牺牲很多人来成就一小部分人。除了为人所知的杰出人才，还有一大堆在常人眼中过得相当不错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取得尹希一样惊世骇俗的成就”。

而且，即使最早的一批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目前也才大约50岁，论断为时尚早。